柳

树



七月 颂歌

七月,心潮澎湃激情飞扬的七 月,有一支歌伴着大海饱满的诗情, 伴着高山隽永的画意唱起来。从南 湖的红船,从井冈的翠竹,从延安的 宝塔,从天安门的城楼,从祖国的四 面八方唱起来,不需要精心彩排,不 需要特意指挥,这支恢宏圣洁的曲 子大家合唱起来,竟是那么的动情、 那么的震撼、那么的鼓舞人心,她音 乐的光芒瞬间就照彻了我们饱经风 霜的灵魂。

七月,阳光灿烂的七月,穿过麦 收的田野,穿过轰鸣的机器,穿过硝 烟远逝的战场, 穿过血与泪交织的 艰难时光,镰刀与铁锤共同创造的

这支交响曲啊,是你让我们每时每 刻站在地平线上迎接旭日与鲜花的 祝福。是你,让我们在曾经阵痛的岁 月里, 渐渐品出了光明与自由的弥 足珍贵与来之不易。

弹指一挥间, 九十八年的风雨 坎坷, 在清风明月、朗朗乾坤的今 天,我该怎样接纳你在茫茫黑暗中 最先执著的那些目光与步伐, 我该 怎样理解你只用一个朴素的而又崇 高的信仰就翻越了茫茫雪山片片草 地、跨过了涛涛黄河滚滚长江,我该 怎样诠释你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英雄豪迈。

雕塑庄严与神圣的七月啊,欧

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是一团烈火还在 不停地燃烧,马克思、恩格斯的宣言 是一剂共产主义的良药秘方,还在 散发着疗救旧世界旧社会的阵阵药 香。共和国汉白玉纪念碑里的革命 烈士和英雄们,他们是闪亮的灯塔, 是巍峨的路标,是前进的号角,还在 为我们警醒与启发,还在为我们叮 嘱与祝福。

历史无数次轮回无数次演进, 九十八年风风雨雨啊,翻检得失,谁 还有理由停滞不前,对当今世界的 迅猛发展沉默不语? 九十八年与时 俱进啊,扪心自问,谁还有理由不奋 起直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强国之林?

七月,火红的七月,每一次深情 回眸,注定在平凡的岁月里,我们的 耳边就会响起那些不平凡的峥嵘岁 月之声。七月,激情四射的七月,每 一次铺开蓝图, 注定有一个人和一 群人,不忘初心,继往开来,领着我 们朝着伟大的理想阔步前行!

歌唱七月,就是歌唱被一杆正 义与真理升高的红旗飘飘! 就是歌 唱一个伟大的政党率领我们实践中 国梦的勇往直前与义无反顾。因为 崇敬,我们眼里噙满着仰望的泪花。 因为爱戴, 我们全身蓄满了奉献的 源泉与跋涉的力量。

胜

的号角

我的家乡坐落在全国历史文化名 城——淮安,渔滨河北侧。电线架进农村 之前,农户家家一盏煤油灯。母亲十分珍 惜煤油,直至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时,才 会把煤油灯从锅台墙窝里取出来点上, 那灯苗宛如一粒闪着光晕的黄豆。

说不清老柳树栽种于何时,只知那 是祖父继承下来的。祖父出生于 1908

年,如此推测,老屋与那 棵老柳树至少也有 120 多年的历史。待我渐渐长 大后,常常与小伙伴兆 马、秀芳、玉花打得火热: 春天在老柳树周围捉迷 藏,玩老鹰捉小鸡的游 戏;夏天拿着粘有蜘蛛网 的木杈捕蜻蜓;秋天爬到 树上去摘相邻树梢上的 果子;冬天,父亲在老屋 的窗上钉上塑料布,风一 吹便呼啦呼啦地响,可泥 墙被我们抠出一个个小 洞洞。30多年前曾经玩过 的游戏仍能记着名字,有 的甚至还记着规则。也就 是在这棵老柳树下,祖父 教会了我们做人要讲究 诚信,同时教会了我写 信,使我在简短的书信中 掌握了与人沟通的技巧, 并从中受益终生。

老屋后有一条很宽、很长也很弯的 河,其中有一段肚子大脖子细,形状犹 如一只仙鹤,老柳树就扎根在鹤背上。 听说当年日本鬼子进村时,我的祖父急 中生智,立即从院后门逃出去,躲在汪 塘中间, 愣是没让日本鬼子搜查到,幸 运地捡了一条命。

我 12 岁那年,学校让我们同学集 中晚自习。因为家离学校较远,我们远 望那棵老柳树,那就是家的地方。那时, 我们找来一个空的墨水瓶,在瓶盖上钻 一个小孔,再找一小片铁皮卷成管状塞 进去,然后在铁皮管里塞上一根用棉花 搓成的灯捻,这就是一盏煤油灯了。几 盏煤油灯聚集在一起,一个晚上下来, 鼻子里全是黑黑的了。

"文革"期间,枝繁叶茂能罩下半个 院落的柳树下成了"斗私批修"的阵地, 唇枪舌剑的乡邻爬到树上,砍下粗长的 树枝用来打斗"坏人"。一时叱咤风云戴 红袖章、背红小包的干部还刨掉小树, 说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 义的苗。"文革"后期,20多岁的大姑只 因是"臭老九"的女儿,而意外遭受了打 击……之后,她被用绳索拴在树上,她 的歌声、哭声、笑声、骂声以及老屋后寒 风怒号的声音,惊动了整个村邻。老树 被斗争的风雨和阶级的憎恨包围着。改 革开放后,大姑的"神经病"得到及时医 治痊愈。进入上世纪80年代,村邻们不 再搞"窝里斗"。表妹在高考时还成了全 市文科状元,值得庆幸的是,40年后,大 姑的孙子被保送进了北大,之后又免费 进了美国德州大学读研,去年,我的侄 儿荣幸成为北海舰队中的一员。

老屋后还有一棵在整个村庄很少 见的老桑树、两棵核桃树。听说"文革" 后期,由于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个个都是 农民,我等幼小,劳力较少。家境的贫 困,时常让我母亲为之心力交瘁。依仗 着那棵老桑树,几代人养过蚕,卖过茧。 每当核桃熟了,鸡下蛋了,母亲舍不得 吃,拿到街上换点儿零花钱。有次母亲 又去卖鸡蛋,竟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人连篮子带鸡蛋都给扣留了,她回家后

趴在床上哭了好长时间。 树在家人的呵护和关心下愉快而 悄然生长,在不知不觉中汲取大地母亲 的营养,萌发出自己的枝条,健壮着自 己的躯干,昂扬着自己的生命,老树越 显挺拔高大和青枝绿叶,当然也少不了 人们的赞美。树下又传颂着苏秦说六国 的故事,韩信忍辱胯下的趣闻,做人要 学会感恩的教诲,团结出力量的启迪, 当然也有老屋中一代又一代人道不完 的酸甜苦辣。1984年春天,这棵高大的 老柳树在折腾中生命枯萎,也就是在这 一年的农历八月二十日,我的祖父也不 幸突然离开了人世。

每一天的开始都是母亲的灯火照 亮黎明,她走进厨房,伴着吱呀呀的门 声。她总是出出进进从早到晚不停地劳 作。有一年夏天,奶奶、母亲和我的姑姑 坐在大柳树下乘凉,恰好来了一个风水 先生,端详着老屋,感慨地说:这老屋真 是风水宝地啊! 这户人家能出读书人和 官员。母亲听了自然很高兴,尽管家里 贫穷,可是一想起算命先生的话,看着 我们心里总是暖烘烘的,就有使不完的 力气。母亲说,不论男女,只要认真读 书,就有希望,做父母的再苦再累也心 甘情愿。母亲一生都是信守着她的这句 诺言。由于村里好多家庭经济困难,学 校离家很远,道路泥泞,不少同学都辍 学了。一个大雪天的早晨,我真的不想 上学了,母亲坐在我的旁边耐心地说: "那个算命的都说我家风水好,能出读 书人。不好好读书,就只能永远在家种 地,围着锅台转了。"我慢慢爬起来,掂 量着母亲的话,向老树做了个"拜拜"的 姿势,毅然冲进了雪中。多年来,母亲就 是这样强撑着身体,紧咬牙根,劳作不 辍,激励我寒窗苦读。现在,我常为我当

年的自私和无知而自责。 院后门那棵驼着背的老柳树,就像 我的祖辈、父辈,经历了风吹雨打,仍然

不屈的性格。一代人为了下代人的幸 福,他们似在肩负着什么。母亲承担的 是上有老人、下有子女的大家庭的重担 啊!如今在我老家,像我这样,没有任何 社会关系,凭借读书离开家乡,最后吃 上文字饭的,屈指可数。

1984年,我告别了老柳树,到离家 较远的一所中学上了初中。我开始用上

> 短了,就往上拧一拧,如 果有灯花了,就用圆规 尖或铅笔尖挑一下,我 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倍 加珍惜这些照亮我们一 个又一个夜晚的煤油 灯。等我初中毕业,在车 桥中学高中晚自习后, 班级统一熄了日光灯, 我们又点起了玻璃罩子 灯。直至1990年,我参 加工作后,我的油灯岁 月便永远结束了。然而, 在我的心目中,老屋油 灯的光芒尽管是微弱 的,但它却穿透了我的 童年记忆,点亮了我的 每一个或明或暗的日

> > 转眼,我们已长大

了玻璃罩子灯。点着油

灯上晚自习, 如果灯捻

成人,陆续离开了老屋,可时常想念那棵 高大挺拔的老柳树和老屋在一起的日 子。2002年年初,我到报社做记者,陪领 导下乡慰问,又一次见到乡村的老屋与 大柳树。在领导眼里,不老松是风景,梧 桐也是风景, 可老柳树与老屋却没有一 丁点儿地位,没有一丁点儿尊严。它们像 被时光淘汰的航船,可我觉得老柳树与 老屋始终是和风雨雷电在一起的, 和勤 劳耕作的祖辈们在一起的,和薪火相传 的灯火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老柳树,乡村 的自然风光是何其单调,没有老屋,那高 楼大厦又何从谈起?!

子。

老屋那一窝窝燕子,羽翼渐丰,飞出 了老巢,子女们也在城里就业安家。母亲 方才答应来城里和我们小住。离开了老 屋住进瓦房里的母亲在告别煤油灯迎来 明亮的灯火时, 总觉得乡下有让她更为 熟知和亲近的老柳树与乡邻, 她叹息自 己天生就出不了远门,依然回到她生活 多年的老屋。母亲说,她住进土屋里才有 依靠,她的靠山就是老屋周边的田地,就 是与老屋多年惺惺相惜的老柳树,老屋 留给她的是挥之不去的温情。

本以为等日子长了,母亲就会慢慢 淡化对乡下老屋的牵念。谁知后来我们 提议将老屋卖掉时,母亲立马一万个不 答应,当时我们兄妹都不理解母亲的想 法,还以为她是"老封建"。此后,我们生 活富裕了,扒掉了老屋,原地盖起了高 大明亮的瓦房,感觉希望就在眼前。又 过了几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变 化,母亲拗不过儿女的劝说,才勉强答 应丢掉一些责任田,答应农忙过后,就 来城里居住。而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母亲这时已生了一场大病,这让我 们兄妹为之悔恨不已。母亲说:人终有 一死! 你们要安心做你们的事情,不要 为了我而放弃你们该做的事情,也不可 为了我而把这个家搞得四分五裂的,你 们一定要把老屋灯火精神传承下去,成 为一棵不倒树。

2011年11月11日,母亲医治无效 去世。失去老柳树的老屋搁下父亲一 人。父亲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也病倒了。 我回到家,看到明亮的灯火,憔悴的父 亲,感觉整个家都是空的。那天晚上,北 风怒吼,寒气刺骨,狂风就要把房盖掀 起来一般。家里那头母猪恰好那晚产 崽,猪圈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啦哗 啦"地响,破碎的塑料布被风高高扬起, 如同灰白的旌旗。我守候着母猪,母猪 一共产下 13 个猪崽,我学着母亲,把产 下的小猪崽一个个放在筐里送回家。老 屋似乎就是我们的保护神,那一年,猪 价暴涨,一头小猪崽卖出五六百元。

岁月似流水,月明大如盘,老屋灯 火依旧。如今,老屋里的人已劳燕分飞, 孩子们也各奔东西,去追寻自己的梦 想。每当想起扎根在鹤背上的那棵老柳 树,心中便不胜眷恋。那夜夜明亮的灯 火,不就是前辈们寄托了对晚辈们一个 个亮亮堂堂、最最完美的愿望吗? 有时 很想再回老屋多住几日, 说不清为什 么,再回老屋,心里总有一种道不出的 滋味,也许是因母亲的去世。母亲在时, 老屋的灯火旺而不灭, 犹如母亲的信 念,那是母亲在用心照亮我们,让我们 看清脚下的道路。

我们的幸福是前辈们吃苦换来的。 每次回家,我都想把父亲接走。可父亲 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灰窝,到哪 里都不如在老屋住着自由轻松。70多岁 的父亲依旧不辍劳作,守护着老屋,照 料好老屋。虽然我并不相信迷信一类的 东西,但我深知,老柳树已给我带来了 宛如生命一样的东西,像惠泽我的家人 一样,带给主人一片绿荫,一种骨气。这 不能不说是一向要强的母亲茹苦含辛 几十年的功劳。而在人生长河中那并不 短暂的几十年的历程里, 印遍母亲足 迹、浸透母亲汗水的老屋,最是见证了 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母亲的智慧与

意志、操劳与坚强、胸怀与大爱。 柳树下老屋的灯火,烛亮了窗外的 世界, 让我穿透门帘坐看窗外的晴空, 评说窗外的风景。



纪念建党 98 周年

董振安

红船破浪启征程, 歌满神州万象春。

立国奠基兴伟业, 鼎新革故振乾坤。 旗辉玉宇风窗颂, 泽被山川雨露吟。 众志凝成中国梦, 高科引领巨龙腾。

七一, 党的生日

许双林

七一,是你的生日 你驾驶南湖的红船 在惊涛骇浪中航行 绕险滩,避暗礁 把红船开到北京

七一,是你的生日 你点燃了燎原之火 在崎岖征途上行进 拨迷雾,驱黑暗 迎来了一片光明

七一,是你的生日 你高举起镰刀铁锤 痛打老虎狠拍苍蝇 筑长城,奔深蓝 维护着世界和平

七一,是你的生日 你凝聚着中华儿女 戮力同心砥砺奋进 铺大路,架高桥 不忘初心中华复兴

七一,是你的生日 你引领世界潮流挽狂澜 发出人类共同体最强音 反霸凌,倡多边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七一,是你的生日 你走过壮丽九十八年 光辉业绩让世界震惊 树雄风,展英姿 率千军万马向新时代奋进!

党员爷爷的火眼金睛

马海霞

我和大个子是大学同班同学又是 老乡,大个子一直追了我四年,毕业前 我俩才确定了恋爱关系。毕业后,大个 子邀请了本地的同学去他家做客,我也 在被邀请之列。到了他家后,我才了解 到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有个哥哥在美 国留学,父母都是商人,而且生意做得 很大,是不折不扣的有钱人。

我从小受到家庭熏陶,不是拜金 女,而且我从骨子里喜欢贫寒家庭走出 的孩子,通过自己努力打拼赢得未来。 那时我和大个子的感情还不深厚,我心 里打起了退堂鼓,他富裕的家庭让我望 而却步

回到家我和父母谈起此事,母亲第 -个跳出来反对,理由是:门不当户不 对,将来不单我要被婆家瞧不起,就连 父母也会被歧视。母亲还搬出隔壁二 大娘的"悲惨"境遇来证明她的观点。 二大娘家的姐姐是某国企的普通职工, 老公是名医生,公婆家境尚佳,甩她家 好几条街,二大娘每次去女儿家,亲家 母都不给她好脸色。母亲说,她和父亲 虽然穷,但他们的自尊不穷,所以她坚 决反对我继续和大个子交往。

父亲也不支持此事,他说有钱人家 的孩子多是纨绔子弟,他希望我找个普 通家庭的孩子,靠双手勤劳致富,只要

吃苦有头脑,日子不愁过不好。 我纠结了好几天,还是下不了狠心

和大个子结婚十几年,我们经历了 风风雨雨,公婆生意遭遇滑铁卢,家庭 负债,房子车子都卖掉还债,还欠了一

甩掉大个子。爷爷是个老党员,见我闷

闷不乐,找我谈心。他看了大个子的照

片,又问我,和他交朋友是不是看上了

他的家庭,见我摇头后又问,他大学四

年人品咋样,我回答,就是看上他人好

是对所有人都好。我说,他对谁都是一

副热心肠,同学四年,同学们都不知道

他家庭那么好,他平时很低调,经常把

我,觉得大个子的党员名副其实吧。我

知道爷爷心里想的啥, 我告诉爷爷,可

以放一百个心,大个子的的确确是靠个

人努力进步争取到的名额,是一名合格

爷爷听完后,替我拍板:此人可以

生活费借给家庭困难的同学。

爷爷又问我,他是对我一个人好还

爷爷一听,大个子是党员,又追问

才答应做他女朋友的。

的共产党员。

屁股债,但大个子还是当初我认识的那 个阳光大男孩,即使兜里只剩几十元, 遇到有人需要帮助,也会毫不犹豫地掏 出来。经过几年的打拼,我们替公婆还 清了欠款,现在家里的经济也稍微好点 了。爷爷说,他没看错人,大个子是党 员,人品和能力都不会差。

那年七一偶遇红军爷爷

那年七一,父亲用轮椅推着我 去参观西安杨虎城纪念馆。依稀记 得展厅的电视上正播放当天的新 闻,看到党旗的一刻,一位精神矍 铄、气宇不凡的古稀老人,立刻一脸 肃穆,对着党旗庄严地行了一个军 礼。我像注视英雄般望着老人,父亲 也是充满敬意主动地向老人问好。

老人转身的一刻,慈祥而悲悯 地看着我,轻声问父亲:"闺女多大 了?"父亲说:"18岁了,本来该上高 三了,这次来西安,就是给娃看病 的。"老人轻声道:"哦,抓紧治疗,孩 子还很年轻啊!真巧,我当年参加红 军,也是18岁,时间过得真快,一眨 眼几十年就过去了。"老人看着我眉 头轻蹙满脸愁容, 他的眼神里尽是 长者的疼惜与怜爱,接下来的参观

中,他一路陪同我们,我也有幸聆听 了这位"红军爷爷"的故事。

真是应了我们陕西人那句话 "戏上就是世上",以往在影视剧中 看到的一幕,也是爷爷的亲身经历。 爷爷是东北人, 当年日本鬼子在东 三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的父亲 和兄长,都死于日本人枪下。母亲终 日忧心忡忡,后听说堂哥是红军,在 打日本鬼子,母亲就悄悄打探,让他 跟随堂哥去参加红军。没想到,当年 18岁的他,离开家乡和母亲竟是永 别,母亲后来也被日本人杀害了。得 知这个消息时, 他已跟随大部队到 了延安革命圣地。

我记忆最深刻的, 是爷爷给我 讲那"惊心动魄"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当年在长征途中,他和堂哥在一

个连队,行程极为艰难险阻,不断地 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粮食匮乏,他 们经常被饿得头晕眼花。他当年正 值风华正茂,食量也大,堂哥经常把 自己少之又少的口粮省下来,分一 点给他。身边每天都有倒下来的战 友,不是负伤身亡就是被活活饿死。 最让爷爷伤心的是,在一次战斗中, 堂哥—把推开他,一颗子弹打进了 堂哥的胸膛,堂哥牺牲时才29岁。 后来的很多年,他都像照顾母亲一 样照顾堂嫂和他们的一对儿女。

记得那天观看展览结束,将要 步出大门时,门口停着一辆轿车,立 刻有两位军官跑步上前,对着爷爷 毕恭毕敬敬礼道:"首长好!"那一 刻,我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爷爷曾是 西北某部军区副司令,他进入参观,

着便装也不要警卫陪同,但他那经 过战火洗礼的坚毅神态和熠熠生辉 的"长征气场",的确让我感到老人 身上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爷爷 临上车与父亲握手的一刻, 迅速塞 给父亲 500 元, 说是他一点微薄的 心意,希望我能坚强地面对疾病。

望着爷爷的车子消失在路的尽 头,父亲俯身蹲在我的轮椅边,握着 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爸知道你 心里苦, 你看爷爷刚才讲的红军二 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不管你以后 的路会怎么样,我们也拿出那种斗 志,好不好!只要精神不倒,什么都 有希望。没事的,不管多难,爸都陪 着你!"那一刻,我泪流满腮。